

英国史

III

1776 — 2000

帝国的命运

The Fate of Empire

A History of Britain

[英] 西蒙·沙玛 (Simon Schama) / 著 刘巍 翁家若 / 译

中信出版集团

英国史

III

1776 — 2000

帝国的命运

The Fate of Empire

A History of Britain

[英] 西蒙·沙玛 (Simon Schama) / 著 刘巍 翁家若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国史. Ⅲ, 帝国的命运: 1776—2000/ (英) 西蒙·沙玛著; 刘巍, 翁家若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7

书名原文: A History of Britain - Volume 3: The Fate of Empire 1776-2000
ISBN 978-7-5086-4930-6

I. ①英… II. ①西… ②刘… ③翁… III. ①英国—历史 IV. ①K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00312号

A History of Britain - Volume 3: The Fate of Empire 1776-2000
Copyright © Simon Schama 2002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英国史Ⅲ：帝国的命运 1776—2000

著 者：[英] 西蒙·沙玛

译 者：刘 巍 翁家若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彩 插：16

印 张：17.25

字 数：450千字

版 次：2018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6-236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4930-6

定 价：238.00元 (全三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Ⅱ 见识城邦

更新知识地图 拓展认知边界

终于把太阳抛在脑后，进入了东面的大海。加快速度划破油汪汪的水面，喧声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咕噜，咕噜——哗啦——咕噜，肯特的群山——我曾经翻过山去，逃避尼克迪摩斯·弗拉普（Nicodemus Frapp）叔叔的基督教教训——在右侧落远了，埃塞克斯（Essex）在左侧落远了。它们远去了，消失在蓝色的雾霭里，而拖船后面高大缓慢的船只，那些几乎不大移动的船只和吭哧吭哧向前拱着的结实的拖船，在你泛着泡沫经过时，都变成了金子铸造的模样。他们背负着生与死的奇异使命出航，驶向要置人于死地的异国他乡。而现在，在我们的身后，蓝色的秘密，看不见的灯火幽灵似的闪烁，不一会儿，就连这些也消失了。我和我的驱逐舰越过灰蒙蒙的广阔空间闯入未知的世界。我们闯入了未来的辽阔空间，涡轮机开始用陌生的语言交谈。我们驶向茫茫大海，驶向风一般的自由和渺无人迹的道路。灯一盏盏熄灭了。英格兰与国王，不列颠与帝国，昔日的荣光，古老的奉献，都擦身而过向后滑去，沉没到海平线以下，逝去了——逝去了。河流逝去了——伦敦逝去了，英国逝去了……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

《托诺-邦盖》

……乡下村舍会被改造成孩子们的假日野营地，伊顿-哈罗对抗赛会被人遗忘；但英国将仍是英国，一个贯穿过去未来的永恒生灵，并且如同所有的生命一般，它拥有改头换面的力量，却依旧保持着原貌……

乔治·奥威尔

《英国，您的英国》

[1]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英国著名小说家，以其科幻小说闻名于世。20世纪以后，除了科幻小说以外，威尔斯还创作了一系列以《托诺-邦盖》为代表的反映英国中下层社会的写实小说。小说描写叔侄二人靠推销假药“托诺-邦盖”成为巨富，后来又在竞争中惨遭失败的故事，反映了19世纪末英国社会变革时期复杂的社会状况。——译者注

前 言

想要借本书来了解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或雷金纳德·麦德宁（Reginald Maudling）详尽生涯的读者可以掩卷作罢了。因为在这本《英国史》的最后一卷中，无论是对现代英国史史料所做的直接的解释性举例，还是就这些议题来提供我本人最翔实的主观论断，比以往更多的将是我就本书议题所做的警示性、非定性阐述。正如我与BBC2合作的电视节目一样，我趋向专注于少量的史料和论据，并详细论述它们，而并非只是粗略地涵盖英国在工业帝国转型过程中的各方面。正如之前的两卷，这卷就多个主题进行了详尽阐述，这些都是电视节目有限的叙述容量所不能完全涵盖的；即便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包罗万象的全面解读，这卷也不应被混淆成历史教科书。我审慎地选择了用一种散文般开阔又松散的笔调来描写20世纪后半叶的英国——至少是其中的部分历史，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很难将自己所身处的当代看成真正的历史，毋庸置疑，这更像是一个幻觉，一个过往时间流逝所带来的幻觉。然而，正如本书标题所指的一样，我试图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英国史中搜寻一些不常被研究的内容：尝试汇集帝国与本土的历史，特别是我一贯所关注的印度对大英帝国的扩张和繁盛所带来的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也有责任检讨英国的殖民统治给印度及爱尔兰所造成的困境。

目 录

前 言 VII

第一章 自然的力量：通往革命之路？ 001

第二章 自然的力量：回家之路 057

第三章 女王与蜂巢 133

第四章 妻子、女儿和寡妇 181

第五章 “好心” 帝国的投资 243

第六章 “好心” 帝国的红利 295

第七章 最后的布莱兹欧弗 373

第八章 忍 耐 433

致 谢 527

参考文献 531

第一章

自然的力量：通往革命之路？

不列颠失去“帝国”身份的同时，却找到了它自己。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在马萨诸塞爆发。就在英军面对当地愤怒的人群、充满敌意的民兵时，却有一位佛林特郡（Flintshire）的绅士、博物学家托马斯·彭南特（Thomas Pennant）出门远行，踏遍阿尔比恩（Albion，英国旧称）的山山水水，去寻找一个几乎绝迹的物种——真正的英国土著。彭南特认为，自己在迈里奥尼德郡^[1]，高地峭壁与冰冷的山湖之间，找到了这样的人——那就是英国土生土长的纯洁原始人，初民的后代；他们简单质朴的天性，多少避过了现代“文明”的摧残。在林恩·厄蒂恩^[2]湖畔，彭南特绕着两座圆形巨石阵缓缓而行，他相信，这两座巨石阵，一定就是“德鲁伊教派^[3]古物”的残迹。彭南特在近旁，还发现了同样质朴的人类居民。有一户人家，男主人名叫埃文·鲁维德（Evan Llwd）；他们用“古代英国人的风格”热情地招待了彭南特：有浓烈的啤酒，下酒菜则是风干羊肉（威尔士语叫Coch yr Wdre），还有牛羊奶制成的奶酪。主人还给我们看了一只家族的圣杯，用公牛的阴囊制成；这杯子曾经装过很多

[1] 迈里奥尼德郡：拼写应为Meirionnydd，威尔士西北部一郡。——译者注

[2] 林恩·厄蒂恩：拼写应为Llyn Erddyn，威尔士北部格温内思郡（Gwynedd）湖泊。——译者注

[3] 德鲁伊教派（Druid）：凯尔特人的古代宗教，教义神秘，崇尚自然。后来因罗马入侵和基督教打压而衰落。——译者注

祭祀用的酒……他们世代居住于此，进项不增不减；没有喧闹的名利，也没有随名利而来的各种苦恼。

这严酷而多雨的乡间，却充满了旧日不列颠的奇迹；有人类的奇迹，也有地貌的奇迹。彭南特在彭林湖（Penllyn）边，找到了一间小屋，小屋的主人是年过九旬的老太太——玛格丽特·伊赫·伊万斯^[1]，但这位当地无人不知的居民却正好出门在外，大概是猎取狐狸去了。彭南特无比失望。因为他先前听说，玛格丽特夫人堪称威尔士的黛安娜（Diana）女猎神、凯尔特的亚马逊（Amazon）女战士。她捕鱼打猎都是一把好手，而且九十多岁的时候，依然“是湖上的女王，孜孜不倦地划着船；小提琴的技艺堪称一绝，对一切古代音乐都很熟悉；对机械的艺术也没有忽略，是了不起的细木工匠”。玛格丽特还会打铁，修鞋，造船，做竖琴；年近八十，仍是“全国第一的摔跤手”。

彭南特成了专家，专门记录古老奇异、未经雕琢的不列颠遗迹：野猫、松鸡、苔痕斑驳的史前巨石，还有穷苦但强悍的民族，生活在这些风景之间。彭南特在北威尔士“远足”之后几年，恰好也是詹姆士·鲍斯韦尔^[2]和约翰逊博士^[3]访问威尔士的前一年，彭南特又坐船穿越了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随行的有一位威尔士男仆摩西·格里菲思^[4]，也是插画家。这一次旅程，彭南特看见的各种场景，让他时而忧郁，时而欢欣。此地的岛民，如同迈里奥尼德山间的牧羊人一般，也过着原始的生活。很多人住在没有窗子的茅舍里，食物只有麦片、牛奶，还有一点儿鱼。18世纪六七十年代，数以万计的岛民被迫告别了自家小小的农庄，

[1] 玛格丽特·伊赫·伊万斯（Margaret Uch Evans, 1696—1793），威尔士摔跤手、竖琴家，是很多民间歌曲和传说的主人公。——译者注

[2] 詹姆士·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 1740—1795），英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者，代表作是《约翰逊传》。——译者注

[3] 约翰逊博士即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英国文学巨匠。与鲍斯韦尔于1774年去威尔士北部旅行，写有游记。——译者注

[4] 摩西·格里菲思（Moses Griffith, 1724—1785），英国医生。——译者注

让出来的土地，用来放牧利润丰厚的黑面羊与切维厄特绵羊。很多人难以忍受困苦，渡过大西洋，移民到了美洲。但偶尔也会出现一些神迹般的美景：在苏格兰西部的巴里斯戴尔湾（Barrisdale），彭南特看到了许多捕捞鲑鱼的小船，“在这片荒蛮而秀丽的地方，有一处繁忙的栖息地，有许多渔夫和渔船”。另外，赫布里底群岛，朱拉山脉（Paps of Jura）的山峰之一，盖尔语名叫贝恩-安-奥尔（Beinn-an-oir），意思是金山。这样的山峰，在山脉中一共有三座。彭南特登上峰顶，四处远眺，看到了英国边境的星星点点，备感兴奋：东北方是高地上的山峰，一路延伸到本洛蒙德山（Ben Lomond）；西方的大洋里，是科伦赛（Colonsay）和奥伦赛（Oronsay）诸岛；南方则是艾拉岛（Islay），以及北爱尔兰的安特里姆郡（Antrim）的遥远群山。

攀爬、行走、速写、笔记，这一切使得托马斯·彭南特成了不列颠第一位杰出的旅游向导。此时，这位旅人还远远没有将祖国探索完毕。彭南特的《苏格兰游记》（*A Tour in Scotland*）1772年出版。到1790年之前，已经再版了四次。然而，给英国以重新发现、重新定义，并以此在名望、金钱方面小有收获的作家，并非只有彭南特一人。1778年，美国独立战争仍在进行，英军撤出了费城。就在这一年，彭南特的威尔士游记出版之后，英国又出版了一本英格兰著名风景区——湖区（Lake District）的导览，作者是托马斯·韦斯特（Thomas West），一名苏格兰耶稣会信徒（Jesuit），住在坎布里亚郡（Cumbria）的阿尔弗斯顿（Ulverston）。韦斯特跟彭南特一样，也是一位学者，走过欧洲很多地方。先前，韦斯特曾经拉着一些英国旧派绅士，穿过满是乞丐的广场。这次“壮阔的旅程”对这些绅士而言，只是不得已的义务，因此百无聊赖。韦斯特厌倦了这种事，回国发展了第二职业，组建了一个团队，成员都是胆略过人、爱好旅行的男男女女，在湖泊、悬崖、山谷间穿行。韦斯特不论在现实中，还是在导游著作当中，都会引领着游客，拜访一系列观

光胜地，在不列颠的壮丽山河中举杯畅饮。

彭南特和韦斯特要向公众传达一句话，这句话虽然简单，却带有革命性质：回家吧！从印度的迈索尔（Mysore）到意大利的那不勒斯（Naples），英国人已经漫步得太久，这漫步太过杂乱，也太过贪婪。英国人着力要让祖国的自然景色同意大利相仿，要么到处修建神庙，树雕像，制造种种古怪东西来装点山河，要么，就是照着外国油画来改造自然景观，让自己哪怕出了美术馆去野餐，也不会发觉景色有所不同。这一措施同乱搭乱建一样恶劣。这个过程中，英国人不知不觉丧失了本民族的精髓——那就是未经美化的自然。这种原生态，在英伦三岛某些边远地区，奇迹般得以保存；因为上流社会觉得这些地方太过遥远、景象丑陋、环境恶劣，即使远足也不会涉及。但如今，新建了收费公路，到切斯特（Chester）或爱丁堡（Edinburgh）可以节省一半时间。于是，爱冒险的旅人就能迅速抵达那个“壮丽的”不列颠边缘；再往更偏远的地方，当然就只能采用更简易、更原始的交通方式了，比如骑马、渡船。当然，还有一个情况令人不爽，那就是，要亲眼见到壮丽的景色，就必须淋很多雨，吹很多风。

然而，彭南特和韦斯特表示，一切辛苦都值得，因为去往“真正英国”的旅程，并非假日的休闲，而是为了“恢复自然美德”事业的尝试。英国人已经在邪恶的安乐中沉迷太久，需要艰苦的磨砺。当年，罗马帝国灭亡了，如今的英国人检视着那些帝国的遗迹，又走上了罗马声名狼藉的老路。这两位悲观的预言家说：英国人早在失掉美国以前，就已经失掉了自己。旧日的英国美德，输给了现今的丑恶。自由已经被滥用，自由的行为歪曲了，正义被无情的拜金主义蒙蔽了，乡村的纯真被都市的风尚污染了。“古老的宪法”（Ancient Constitution）曾一度保障过不列颠的自由，而今，用批评家的说法，却堕落成了“古老的腐败”，或者更辛辣一点——“那种问题”。有些人秉持着帝国必胜的信念，他们以为，

只要有了经济的蓬勃发展，加上新教的朴素正直，就能让英国免疫，不受那种帝国衰落的必然规律影响。然而，“贸易”已经变成了英军枪口下掠夺财富的遁词，变成了非洲野蛮的奴隶贸易。1777年，美国纽约州发生了萨拉托加战役。1781年，弗吉尼亚约克镇又发生了约克镇战役。英军两次战败投降。彭南特等人认为，这两次惨败，就是上帝和历史对英国的惩罚。

而腐化的解药是恐怖的。宣传旅游景点的浪漫主义旅行文学正在发展，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词，有一个就是“可怖”（horrid），其他的常用词还包括“怒发冲冠”（bristling）、“乱蓬蓬”（shaggy）、“险峻”（precipitous）等。英格兰西北部坎布里亚郡的莱克兰（Lakeland）区，有一处风景区，名叫隼岩（Falcon-Crag）。韦斯特是这么向读者保证的：“你头顶上悬着一块巨岩，再往上面是破碎尖石的密林，呈一个巨大的半圆形，向内耸起，形成有史以来、人眼所目睹过的最可怖的半圆剧场，这就是动荡的自然的狂野形态。”苏格兰的南拉纳克郡（South Lanarkshire）克莱德河（River Clyde）上，有四座瀑布，组成了克莱德瀑布群。按照另一位旅行作家，绅士托马斯·纽特（Thomas Newte）的说法，克莱德瀑布群，也是漫游英国壮丽山河的必经之地。纽特是这么说的：“巨大的水体，带着可怖的愤怒不停奔涌，宛如要给坚硬的岩石带去毁灭一般；这些岩石的存在，激起了波涛的憎恶。波涛从一座座洞窟中翻腾而起，洞窟就是波涛塑造出来的，好似从地狱大口中呕吐而出。”然而，这些可怕的经历，并非当作“地狱游记”而以猎奇夸大的手法编造出来，而是意在锻炼人的感官。对五感的刺激，目的在于给游客造成震撼，让他们脱离乏味的嗜好、麻木的状态，正是这些嗜好、麻木形成了恶疾，蚕食着民族的肌体。坎布里亚、威尔士、苏格兰这些地方清澈如镜的水面，能够治愈大英帝国道德与新陈代谢的疾病。英国人来到山地，远离大都市充满毒素的污秽、污染的空气，才能再度呼吸，才能开始新的生活。

一切都要颠倒过来。古罗马人、金雀花王朝^[1]的人，曾经被视为“进步”的力量，如今人们却谴责他们带来了贪欲和蛮力。各种文明衰败的考古学成果，让旅人沉思良久，从而与旧日的英国美德建立了联系，这“老古董”可能会成为将来的蓝图。这些古迹包括：巨石阵；铁器时代（Iron Age）的梯田，上面留下了不列颠被罗马扫荡的印迹；威尔士残破的要塞，曾被英王爱德华一世突袭；荒废的修道院，先被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霸占，又被托马斯的孙子、革命时期的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焚烧——这些古迹，全都被旅行的写手们，做了口若悬河的悲情渲染。早在1740年，考古学家威廉·斯图克利（William Stukeley）就写了一本书《巨石阵：还给英国德鲁伊教徒的神庙》（*Stonehenge: A Temple Restor'd to the British Druids*），认为：罗马皇帝恺撒曾把德鲁伊人描绘成嗜血的野蛮人，但事实绝非如此。德鲁伊人是古代以色列失落部族的一支，迁移到英国，想要创造一片新的上帝赐予的“应许之地”；后来生存了下来，如同教士一般，守护着一个成熟古老的文明。德鲁伊人的凯尔特语言，不仅是原始的不列颠语言，也是一切非拉丁的欧洲语言的源头。

突然，“英国人”的意思就跟“英格兰人”不一样了。威尔士北部的军事要地格温内思郡，有一座多巴达恩城堡（Dolbadarn Castle）。当年，威尔士在独立状态下，最后一位亲王罗埃林·格瑞福德（Llewellyn Gruffydd）之子欧文·戈赫（Owain Goch），曾在此抗击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大军。此时，城堡变成了人们朝圣的宝地。最早踏足此地的人——像彭南特这样的威尔士古董商，迫切想用“原始英国人”的身份，来拥有这些祖传的宝物。然而，一些坚持浪漫主义、同情英格兰的人，很快就尾随而至。这些化作废墟的石堆，映在黑暗的天幕之上，无

[1] 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s, 1154—1485），也称“安茹王朝”，英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发起多次对外战争。——译者注

论是亲眼看到，还是绘画所表现的，都远比金雀花王朝的城堡，如康威城（Conwy）、哈莱克城（Harlech）这些毫发无损的建筑要“有情”得多。彭南特把康威城、哈莱克城叫作“吾人降服的伟岸之徽章”。抒情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在1757年写过一首《吟游诗人》（*The Bard*），写的是金雀花国王爱德华一世率军在威尔士北部斯诺多尼亚（Snowdonian）山坡上行进，突然遇到了一位劫后幸存的吟游诗人。诗人对侵略者发出了愤怒的诅咒，最后从山巅一头扎进了深谷的滚滚波涛。如今，受彭南特等人影响，很多寻找刺激的游客，带着格雷的《吟游诗人》册子，造访了斯诺多尼亚地区，一边背诵诗中主角最后对侵略者国王的诅咒，一边向着深谷俯瞰；一想到诗人以不屈的姿势，跳入深谷自尽，就感到不寒而栗。游客们若是幸运，还可能受到沃特金·威廉斯·韦恩爵士（Sir Watkin Williams Wynn）一类人的邀请，来到威尔士登比郡（Denbighshire）的怀恩斯泰（Wynnstay），光临爵士自己的乡村活动基地，参加威尔士艺术节（eisteddfod）。艺术节期间，会有合唱队，以及年迈的竖琴家，如约翰·帕里（John Parry）等人登台演出，演唱祖先的歌谣。倘若竖琴家是盲人就更好了。从18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伦敦有一群威尔士人聚在一起，自称“赛摩多里昂人”（Cymmrodorion），时常在酒馆碰面。在享用浓烈麦芽酒的间歇，这些人会孜孜不倦地抄写、出版威尔士的史诗与歌谣，免得这些作品坠入遗忘的国度。

崇尚原始不列颠的浪漫主义者，不论到哪里，都相信那里曾有过用“高贵”来打破“教化之平衡”的恶行，这些恶行必须当作教训来记取。在英国最古老的山河中心——距离腐化的风尚最远之处，这山河曾让著名园林设计师“万能”布朗〔‘Capability’ Brown，真名兰斯洛特·布朗（Lancelot Brown），设计风格尽量模仿自然〕噩梦缠身；而今，这里又将出现一些真实不虚的当代奇迹。1746年，有一位建筑师，名叫威廉·爱德华兹（William Edwards），想要在塔夫河（Taff）上修建一座单孔石

桥，全长140英尺。爱德华兹失败了两次，终于在1755年成功了；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建成的，而且石桥保存了很久。在18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有很多人写诗作文，称颂庞特浦里德（Pontypridd），说此地可与意大利威尼斯的里亚尔托（Rialto）相比，说它是“一处纪念碑，纪念着强力而自然的往日，是古代不列颠勇敢的尝试”。

威廉·爱德华兹本人，就是这古老又现代的不列颠的模范——既在残酷的世界中幸存下来，又是英国本土的“天才”（genius）。如今，“genius”一词既有古老意义，也有现代意义；既代表扎根于某地的人，也代表拥有极高技巧的人。天才一出，就必然会有英国人尽力去探索祖国的原始河山，正是这片河山当年保护、庇护了英国的天性与本质。为此，英国人首先必须放下傲慢的架子，下马步行。只有靴子直接碰触不列颠的土地，浪漫主义的游客们才能显示出渗入骨髓的忠贞，感受那深刻而原始的含义。想做爱国者，必先做步行者。

当然，这时尚的风景区，也鼓励了这片土地的主人和家人，沿着蜿蜒的小路散步，要么路旁是弯弯曲曲的池塘，要么尽头是一座意大利风格的亭子；他们一边走，一边想着，走到亭子的时候，应当已陷入了一种诗性的沉思——这种状态，古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奥维德（Ovid），以及英国诗人蒲柏（Pope）都提到过。但这种新式的徒步，不仅体力上要求精进，还要求道德甚至政治的意义。拿起一根长途跋涉的手杖，离开公园，就是一种自我宣言。英国最有名的浪漫主义探险家，外号“行路者”的约翰·斯图尔特（John Stewart），曾在东印度公司从业20年，写书，服兵役，还担任印度土邦主的宰相。1783年，他离开了印度，不仅从地理概念上，也从思想上与帝国做了告别。他似乎成了一名印度-苏格兰的漫游苦行僧，一位“神圣的行路人”，穿过南亚次大陆，穿过阿拉伯沙漠，最终穿过法国、西班牙回到了英国。后来，他又重新启程，先去维也纳，后去了美国、加拿大。“行路者”变得小

有名气，每次浪漫主义游客的晚餐会上他必然出现；他一去圣詹姆士公园（St James's Park），就会被人认出来。有位作家，名叫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认识斯图尔特，对长途旅行的深刻意义也毫不怀疑。昆西估计，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一定走过了185,000英里，虽然这个数字有些可疑；但他算出这个数字，目的在于宣传这位诗人的道德凭证——说明诗人对普通人、普通的场所，有多么熟悉。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危机到了顶点，正值激进的雅各宾派掌权，开始了恐怖统治时期。英国有一个穷困的绸缎商的儿子，名叫约翰·塞沃尔（John Thelwall），成了一名激进的宣传家、雄辩家。塞沃尔在伦敦和肯特郡走了一遭，出版了一篇奇怪的记叙文章，诗歌体和散文体并用，名叫《逍遥学派》（*The Peripatetic*, 1793），是关于“贫苦者和伟大者”的见闻，当然这见闻是以脚痛为代价的。

当时，还有许多人，很不习惯看到“有品位的人”参加徒步旅行。直到1792年，才出现了第一本专门为“漫步者”写的湖区导览。这本书既包括了各条徒步路线的信息，也传递了一种革命性的观点：游客穿越的这片风景，是一种国民共通的财富，而非乞丐和劫匪的渊藪。又过了大约十年，有一位德国牧师，名叫卡尔·莫里茨（Karl Moritz），徒步走过了英格兰南部和中部地区。迎接他的，始终是当地人的怀疑和不信任。莫里茨留宿在里士满（Richmond）的时候，房屋主人听说他决心要徒步走到牛津（Oxford）去，“还要走得更远”，便“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惊奇”；6月，有一天，莫里茨走累了，坐到路边树篱的阴影中，打开英国文豪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书，看了起来。他回忆道：“那些骑马、驾车从我身边经过的人，都震惊地看着我，做出很多显而易见的姿态，好像觉得我脑子发疯一般。”在牛津的米特雷（Mitre），房东一家人检查了莫里茨，确定他穿着干净的亚麻衣服，符合绅士的身份；但听说他决心徒步旅行，却困惑不已。房东一家承认，莫里茨倘若没有一些友